

欽定臺規

二

欽定臺規卷三

訓典三

聖諭

乾隆元年奉

上諭、國家設科道官、原以發抒忠悃、隨時獻替爲專職、而進諫之道、莫大乎繩愆糾繆、上佐君德、其規切用、人行政、指陳吏治民生者次之、此古名臣之所以志、在格君、而嘉猷碩畫有造於國是民依也、朕近敬閱、世祖章皇帝實錄、見當時言官奏疏尙有骨鯁謇諤之

風竟能直指君德之得失而不顧一己利害之私朕輒改容誦之以爲我朝人物挺生忠良之佐匪躬之節未嘗遠遜古人也朕御極以來求言之詔屢下而司諫之臣從未聞有忠言讜論可藉以爲啟沃之助者計其封章條奏不過摭拾細事苟且塞責而已卽欲求其切中政體痛斥官方之言尙不可得何論上及朕躬塞違昭德以盡納誨之實乎夫朕之一身豈能保無闕失正賴廷臣直言匡正以襄不逮卽云大德不踰而日理萬幾或發號施令之失其宜或慶賞

刑威之過其則、或進退黜陟之乖其分、或輕重緩急
之爽其衡、皆朕所不能自信者、乃朕誠心求之、而諸
臣不以誠心應之、則諸臣不能辭曠職之咎也、繼自
今大臣及科道等官、務以古處自期、各矢忠盡、爲上
爲德、爲下爲民、悉盡言無隱、以修臣職、以繼芳蹤、毋
使先正氣骨獨自擅美於前、庶稱朕拳拳冀望之心。
至本朝定鼎以來、從前臣工章疏、有忠讜剴切卓然
可傳者、著內閣、翰林院派員精選、進呈刊刻、以垂示
將來、俾後進奉爲模楷、其入選章疏、諸臣內、查有素

行端純完名全節者准入祀賢良祠用昭朕崇禮直臣風勵百僚之意○又奉

上諭朕卽位以來屢下求言之詔至再至三出於誠切並非尙納諫之虛文誠以朕躬闕失無由自知必賴直言匡正而隨時訥誨者乃臣子之大義胸有所見卽當直陳使言之果當朕當卽改易可收轉圜之益言之不當朕亦得以已意明白剖示釋其疑心亦開誠布公之道也惟是公私之辨不可不嚴儻有藉直諫之名以自行其私妄冀惑亂朕聽亦斷不能逃朕

之洞鑒也。○又奉

上諭從來言官陋習相沿多由迎合若人主意在綜覈率刻意吹毛求疵巧避瞻徇之迹而置君德於不問若人主意在樂聞已過則往往於朝廷之政事吏治之得失不一言及甚有臣工不能靖共羣僚或植黨援曾不敢一指摘以遠嫌避害惟事摭拾陳言以自沽能正君心之名是其居心之陰巧乃國家之大蠹也朕孜孜求治常恐不及使偶有闕失言官果能切實指陳朕自樂爲聽受卽大臣中或有過眚果能據

實彈劾亦足爲用人鑒戒、若徒勦襲膚辭、則史冊具在、盡足披覽、何用伊等喋喋陳奏乎、儻錯會朕意、轉生畏葸之念、則又不知朕推誠布公之心者也。○二年奉

上諭曰來廷臣奏事甚稀、科道官亦少所建白、得無謂天久不雨、朕心憂惻、恐重以煩朕、以是爲愛君耶、陽愆陰伏、正宜君臣交警、恐懼修省、勤思治道、不敢少自暇逸、以仰邀

天鑒、若以是爲愛君、非朕所樂受、亦非古賢臣所以愛

君之道也。總理事務處及九卿、八旗所有應辦應奏
諸務，各當悉心體國，日夜孜孜。科道官於民生之疾
苦，時政之得失，尤當直陳不諱。俾朕得察納善言，釐
清庶務，以踐畏

天憫民之實事，儻因循緘默，懈事廢時，不獨非愛君之
道，且將重朕不德。豈朕之所望於諸臣，亦豈爾諸臣
厚於自待之道歟？其咸喻朕意毋忽。○又奉

上諭，國家設立科道官員，專司建言之責，必心本無私
又能通達治理，乃爲無忝厥職。若識見雖未明通，而

居心樸誠則其言雖愚戇而尙無害於事理朕亦鑒其忱悃而優容之惟胸懷愛憎之私借章奏以展其巧詐者則有玷臺垣國法不可以輕恕卽如並未悉地方民情而奏稱某地某事甚善而承辦之人已暗受其推薦奏稱某地某事不善而承辦之人已隱受其中傷是其敷陳之時並未據實秉公匡襄政務而言在於此意注於彼其居心尙可問乎看來近日科道中此等習氣頗不能免亦難逃朕之洞鑒今年毛城舖一案卽其明驗也朕所以勅部糾察而復寬

恕者、特以伊等職在言官、過爲初次、然寬大之恩不可屢邀、而獻納之實所當躬踐、卽如前日御門御史謝濟世露章、叅奏九卿、刑部秋審不公、其意本於據誠、尙近於愚蠭一派而非出於愛憎之私者、此事交總理事務王大臣查奏、即使所奏非當、朕亦取其蠭直、斷不以所言未協、輒加斥責也、其餘科道官員、當捫心自問、如稍有愛憎之私、未泯於中者、各宜猛省悛改、毋蹈罪戾。○三年奉

上諭、人君宅中出治、建極綏民、自有千古不易之理、萬

年一定之經、以爲敷政甯人之本、至於政務之日、陳於前、亦惟物來順應、初無成見成心、若豫立意見於事先、則寬嚴賞罰之間、必有不得其平者矣、人臣事君、於事之是非可否、一當以理爲準、若存揣摩迎合之念、妄希有當上意而不顧事理、當然之則則、偏陂輕重之弊、不可勝數矣、數年以來、朕屢以此訓戒臣工、而無如積習已深猝難變化、卽如朕於當寬之事、降一寬恤之旨、而諸臣遂以爲朕意在寬、凡所辦理所條奏之事、悉趨於寬之一路矣、朕於當嚴之事、降

一嚴厲之旨、而諸臣遂以爲朕意在嚴、凡所辦理所
條奏之事、悉趨於嚴之一路矣、且有今日之號令甫
頒、而明日摹擬旋至、一人未改面貌、兩事迥異先後、
人心不古、何至於茲、夫朕本無心、而臣工視爲有意、
朕以公心出之、而臣工以私心測之所謂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豈朕之所望於諸臣者哉、卽朕已經降旨、
施行之事、儻有幾微未協、猶當據理直陳、不難收回
成命、如此方不愧獻可替否之義、朕自嘉獎重待之、
豈可徇流俗之見、懷觀望之心、揣度意旨以爲容悅、

而適爲朕之所輕鄙哉、用是再頒諭旨、願內外諸臣各矢憤忱、屏除舊習、以贊成國家蕩平正直之治、特諭○又奉

上諭、朕令科道條陳事件、原許各陳所見、以裨政治、惟所陳奏不能盡合機宜、且往往有揣摩朕意、有心迎合者、此等固不足採、但伊等職司言路、條陳既多、其中豈無可行之事、朕勅交九卿會議、爾等自宜虛公斟酌、不可少有偏執○五年奉

上諭、今年春間雨澤尙屬調勻、自四月以來漸覺愆期、

昨雖得微雨、仍未霑足、若再遲至旬日之後、便成旱象、二麥收成必至有減分數、著禮部虔誠祈禱、朕因近日少雨、宵旰焦勞、無時或釋、屢向大學士等諮詢、籌畫、感召天和惠濟閭閻之道、今日特召爾九卿等面降諭旨、朕之念切憂勤、無非爲百姓起見、蓋以百姓皆朕之赤子也、君臣一體、朕之赤子獨非諸大臣之赤子乎、儻或年歲歉收、朕與諸大臣官員、豈至有饑餒之患、而百姓饔飧不給、嗷嗷待哺、是猶爲父母者宴然飽餐、而聽其子之啼於側、於心忍乎、此數日

中得邀

上天慈恩甘霖大霈自可仍望豐收設或竟成亢旱則當豫爲未雨綢繆之計凡有可以裨益閭閻者爾等悉心籌議及時料理庶幾有備無患朕御極五年以來畿輔之地雨暘不能時若上年秋成稍覺豐稔今歲春初頻得時雨朕心方爲慶慰不意目下又有旱象朕於用人行政之間返躬自省仰承

上天眷顧之隆

皇考付託之重兢兢業業不敢有負此朕心可以自信

者然一日萬幾不敢信爲一無闕失也卽大學士等
預參機務隨朕辦事又豈能保其一無過愆人苦不
自知見人之過易見己之過難如鏡之能照物而不
能自照也爾等現居九卿之列皆爲朕之股肱儻政
事或有失於寬縱及失於嚴刻之處爾等宜平心細
想有應入告者或聯銜具奏或各抒所見據實直陳
務期於國計民生實有裨益儻摭拾虛詞以用人行
政爲無可置議或搜索瑣事苟且塞責皆非朕所諱
諱期望於爾等者夫朋友之間尙有規勸之義况我

君臣誼闢一體者乎、至科道爲朝廷耳目之官、朕廣開言路、獎勵多方、並令翰林院郎中、叅領等官、皆得建言、原冀有裨國是、乃數年中條奏雖多、非猥瑣陋見、卽勦襲陳言、求其見諸施行、能收實效者、爲何事乎、近日卽科道官敷奏者、亦屬寥寥、卽間有條陳、多無可採、卽如官福叅奏工部一事、有意苛求、皆係空中樓閣、毫無實據、朕不准行、降旨申飭、如此者謂之不開言路可乎、部院奏事、近日亦覺簡少、或因朕躬欠安之後、尙須調養、有意減省遲延耶、雖現在事務